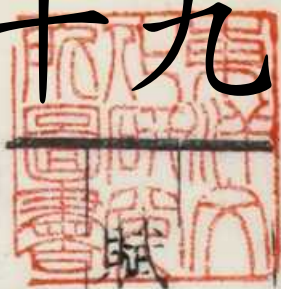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四十九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卷四十九



廣文選卷第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度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律復言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天地廣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廣文選卷第四十九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對策上廣

賢良策

鼂錯

皇帝曰昔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英豪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不

能燭而智不能治故詔有司諸侯三公九卿
及主郡吏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
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
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
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心大夫其上
三道之要及末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
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
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與愚民之休利
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錯對曰臣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
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
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
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

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
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
祖宗與天地相終今日寇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
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有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
策曰明於國家大體臣竊以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
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官之中明堂之上動靜
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
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
蟲草木諸萃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
雨時膏露降五穀孰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
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



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臣竊以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故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臯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治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

行外無騫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
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
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能得直言
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
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
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
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臣竊以秦事明之臣
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
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
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
此之時秦最富疆夫國富疆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
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
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者慾
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
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
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
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
瓦解各自爲制秦始皇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
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
室大臣也是故親踈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
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
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
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燒寬大
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桮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

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臯人有期後宮出嫁
 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帥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
 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
 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
 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
 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未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
 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
 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
 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斷不遺而賢聖
 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
 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
 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
 乏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
 息竟未安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
 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
 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愚神明
 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
 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
 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賢良第一策 三首

董仲舒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
 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未惟萬
 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
 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

要至論之極。今于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
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
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
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
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
凌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
之間。守文之君當塗。士欲則先王之法。以
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及。日以什滅。至
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謬而失其統。
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惟之於大衰而後
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
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付安在。災異之
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
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
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虐
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
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
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
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
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
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積性。皆非愚

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
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
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
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勉彊之謂也道者
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
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
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
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
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
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
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
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
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
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
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
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
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
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



有非人力所能生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
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
王舟有火復工王屋流為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
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
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
民以爭壤上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
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
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
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
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
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
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天下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
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
斯俸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
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
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
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
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
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
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
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
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
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

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
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
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
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
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
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
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
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
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
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
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
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
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
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
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
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
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
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
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

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
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聖之道而顛爲自然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
國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
秦者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
冒殊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
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
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
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
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
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
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
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
而不更化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
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夫仁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
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
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第二策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
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而宇
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
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

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
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
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
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
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
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
前帝王之憲求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
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悌
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
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謬氛
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質亂賢不
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待起之士意庶幾
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
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廼
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
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
嗟究之以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
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衆聖輔
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
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
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
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



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

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耻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歛
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
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
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
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
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
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
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
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
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
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
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
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
之大者莫大庠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
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善書者是王道往往
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
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
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
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
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
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
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
第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
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目不離於

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留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祿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寬臣之罪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第三策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虛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感虛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對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

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

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晡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世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

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愧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反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福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若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

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
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斃民
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
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
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
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
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
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
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
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
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
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
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
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
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
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
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
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
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
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

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
所從矣

廣文選卷第四十九

江都葛洪撰

廣文選卷第五十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對策二

賢良對策

公孫弘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
犯陰陽和五穀登土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
禾興朱山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數龜
龍游于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
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
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
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諭洽
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